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权威
间度
最短
快速
国学
最速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 中 / 国 / 文 / 化 / 阅 / 读 / 书 / 目

台湾·杨惠南/著
Yang huinan

FOXUEDEGEMING
LIUZUTANJING

六祖坛经

佛 / 学 / 的 / 革 / 命

快读

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！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5
02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威
同
度

中 / 国 / 文 /

B946.5
Y194.02

台湾·杨惠南/著
Yang huinan

35

FOXUEDEGEMING
LIUZUTANJING

六祖坛经

佛 / 学 / 的 / 革 / 命

快读



B946.5

Y194.02

WAX 25 / 67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！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祖坛经快读：佛学的革命 / 杨惠南编撰，-2版.-海口：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，2003.12

(中国历代经典宝库)

ISBN 7-80564-873-5

I.六… II.杨… III.①禅宗-佛经-中国-唐代
②六祖坛经-译文 IV.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818 号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六祖坛经快读——佛学的革命

编撰者：杨惠南

主 编：符国栋

副主编：周小华 高 丰

责任编辑：何晓玲 卫淑霞 杨伟祯

执行编校：丛 超 周小华 周 磊

※

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.海口市金盘区建设三横路2号)

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

2005年4月新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00

字数：1.2 千万 印数：0001—2000

书号：ISBN 7-80564-873-5/K · 27

全套定价(60册)：1200.00(元)

总 序

一个中国古典知识 大众化的构想



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,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:中国文化的基调,是倾向于人间的;是关心人生,参与人生,反映人生的。我们的圣贤才智,历代著述,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,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。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,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,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,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;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,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;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、戏曲,村里讲谈的平话、小说……等等种种,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、乡土芬芳,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;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、对社会家国的情怀、对苍生万有的期待,激荡交融,相互辉耀,缤纷灿烂地造成了中国——平易近人、博大久远的中国。



可是,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,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、胸怀天下的文明,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、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,可有多少认识?多少理解?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、把握的可能呢?

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,就是我们的莘莘学子、读书人,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,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?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?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,现在的大学毕业生,连“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”,遑论其他?

特别是近年以来,电视、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,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、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。西方一位著名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,固然说明了这一现象,但真正的问题,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,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“优势文化”的辐射圈内,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。

何况,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。自内在而言,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,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,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,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,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“小学”教育,属于读书人必备的“经学”常识,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,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。自外在而言,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,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,对传统意识的批判,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,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,



它也同时疾风迅雨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，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源，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，漫漶了精神的面。

几十年前，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在一份报告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欧洲力量的来源，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。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，才能真实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。

事实上，现代的学术研究，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。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，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；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，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，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“支援意识”的能源；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，除了科技以外，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。在这里，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、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，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，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，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。

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辑印行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。

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，我们也都看到，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，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心人站出来，颠沛造次，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、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——孔子的汇编古籍、有教无类；刘向的校理众书、编目提要；郑玄的博古知今、遍注群经；乃至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，王心斋的深入民众、乐学教育……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，或由政府的推动，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、变通传



承的伟大事业。

辛亥革命以来，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、读经运动的倡行，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撰印行了相当数量、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。遗憾的是，时代的变动太大，现实的条件也差，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，拙于宣导，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，这一切，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，和它的大众化，离了题，触了礁。

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，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，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，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。

我们的基本态度是：中国的古典知识，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。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，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，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，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；何况，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，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，那么大的生活意义——说得更彻底些，这类经典，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。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？

为此，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，除了文笔的生动流畅外，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的专家、学者，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，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、深入浅出、趣味化、生活化的蕴义。

也是为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书，除了面向多层次的读者



外，还考虑到青少年读者。毕竟，这是一种文化扎根的事业，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。在最有吸收力、阅读力的年岁，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，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、广博的经验为友，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，而我们所谓的“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”，才不会是一句口号。

这也意味了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期盼，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。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中国的知识、中国的创作，能够回流反哺，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，都能喜爱它、阅读它。

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，它的包容与广大。每一时代，每一情境，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；它们或惊或叹、或悲或喜，或温柔敦厚、或鹏飞万里，虽然形式多端、诉求有异，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。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：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。像《四库全书》对佛典道藏的排斥，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，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中国的科技知识、经济探讨、敦煌遗墨，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、历史价值的肯定、多样内容的考量下，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，归纳综合，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六十部经典。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，希望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

我们所以采用“经典”二字为这六十部书的结集定名，



一方面是——《说文解字》所释的，“经”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；《广韵》所说的，“典”是一种法，一种规则。它们的交织运作，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，生活的秩序，情感的条理。另一方面——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，它们是“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”一些书。我们相信，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，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。

与这个信念相表里，我们在这六十部经典的编印上，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。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，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，我们企冀于提供的，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。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，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，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，阻碍了可能的欣赏，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谛旨了。

但在另一种意义上，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，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，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；当然，这也意味了它是一种新的解释，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。

也是在这种种实质的、阅读的要求下，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去取，有所融汇与变通。譬如，原典最大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，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帝国，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。新版的《帝王的镜子》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，形式也类同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体裁，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，虽然字数浓缩了，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，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。其他的部分经典，也有类似的写法。这方面，欧美出版界



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。远的不谈，就以汤恩比的《历史研究》来说，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，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，畅销一时，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。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再如，原书最少的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，短短五千言，我们却相对地扩充、阐释，完成了十来万字的《生命的大智慧》。又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书，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，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，各有删节，避免了雷同繁复。……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，体裁富丽，笔路万殊，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，也有过个别的协调，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，交互运用，以便既能充分发挥原典精神，又能照顾现实需要，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。

无论如何，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，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、知识成果。我们明白，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，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，个人发挥，我们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。

这套书，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，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废，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，循序渐进，自浅而深。但愿我们的读者，在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之余，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，去作更高深的研究，缔造更丰富的成果；上下古今，纵横万里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。

是的，我们衷心希望，这套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



编印,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;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;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;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,在漫漫书海中,照出一条知识的、远航的路——

也许,若干年后,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,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,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,弦歌不辍,永世长青地开启着、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。

历史在期待。

主 编 识

致读者书。

亲爱的朋友：

很久以前，我读到了一则禅门故事（详《指月录》二）

一天，文殊菩萨叫善财童子到郊外去采药草。善财出到门外，又折回来说：

“我看山河大地每一样东西都是药材，不知菩萨要我采什么药草？”

文殊笑着说：

“既然每一样东西都是药材，你就随便带点回来吧！”

于是善财去到郊外，顺手摘了一株野草献给了文殊。这文殊看了这株野草，就向旁边的众人说：

“各位！这株草既可杀人，又可活人！”

当时，我不知道这则故事是在说什么，后来我才知道它是象征“佛性”——那是贯穿整个禅宗思



想的一个概念。

不久前，我又看到了一首句句矛盾、句句难懂的诗，传说那是梁武帝时代的傅翕所写的（详《景德传灯录》；十七）

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

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！

当时，我也不懂这诗的意思，后来我才知道它正在说“般若”——这也是贯穿禅宗思想的另一个概念。

有很多朋友向我抱怨禅门的作品难懂，即使像《六祖坛经》这样浅白的禅门经典，也都往往让人感到头痛。其实，只要了解“佛性”与“般若”这两个概念，《坛经》里的思想也就不难把握了。

那么，什么是“佛性”呢？佛性是“成佛的可能性”。这可能性，只要是生命——哪怕是至卑的蝼蚁，也都本来具足。所以佛教有句名言——一切众生皆可成佛！

在《坛经》中，佛性又叫做自心、自性、本心、本性，或“正法眼藏”。它不但是众生向善成佛的动力，也是宇宙万物的本源。宇宙虽大，却全都是佛性的显现。

由于宇宙是佛性的显现，因此宇宙中的一花一草，也都是至善、至美、至真的——哪怕是粪便、淤泥也是这样！在佛门当中，没有真正的丑恶，有的只



是对丑恶的无边同情。所以善财才会说：大地每样事物都是药材。而智者善用丑恶，丑恶成了良药；愚者却为丑恶所转，丑恶成了毒品！底下的两则公案，正可以说明这种处处都是佛性、处处都是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道理：

(1)有和尚问洞山守初禅师：“什么是佛？”洞山答：“麻三斤！”(详《五灯会元》十五)

(2)有和尚问石头希迁：“什么是道？”希迁答：“木头！”(详《传灯录》十四)

其次，什么是“般若”呢？般若译作“智慧”，那是指一种能够体悟万物皆空的智慧——这“空”，不是消极悲观的虚无，而是没有执着、没有牵挂，坦荡磊落、广大自在的心境。底下另一则禅门故事，或许对“般若”的了解有所帮助(详《传灯录》三)：

一个名叫道信的小沙弥，向第三代祖师僧璨说：

“请大师慈悲，教导我解脱的法门！”

“谁绑了你，你干嘛要求解脱？”僧璨问。

“没人绑我呀！”道信答。

“既然没人绑你，你还求什么解脱法门？”僧璨说。

道信一听，忽然间开悟了，成了第四代祖师！这故事告诉我们：一切万法、一切烦恼都是主



现的，因此也都是空幻不实的；体悟了这种空幻的“般若”，即可开悟解脱。

在本书中，往往用否定的方式来阐述“般若”，因为解脱者的智慧是超越相对的。例如说：“真理之光……是无形无相无臭无味……”(页一五第七—一八行)又如：“不思善、不思恶。”(页六〇第一一行)这种否定法，也常用行动来表示；例如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八就有这么一则公案：

水老和尚问马祖禅师：“什么是解脱者？”马祖一脚把水老踢倒，水老因而开悟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后来，水老常向他的徒弟们说：“自从一吃马祖踏，直至今如今笑不休！”

显然，马祖那一踢等于告诉水老说：解脱的境界是绝对的、不可说的，你穷问个什么劲儿！

有时候，体悟“般若”的解脱境也用矛盾的手法来说明。上引傅翕的矛盾诗是一例，底下的公案也是另一例(详《指月录》五)：

有和尚请教马祖禅师说：“什么是解脱者？”马祖在地上画了个圆圈，叫这和尚站到圆圈当中。没想到这和尚刚一进入圆圈，马祖就用木棒狠心地打。这和尚被打得疼了，就跳出圈外，但是，当他刚跳出圈外，马祖又打将起来！这真是左也不是、右(非左)也不是，圈内也不是，圈外(非圈内)也不是！原来，离开是非、善恶、左右等等矛盾对立，才是真正的解脱呀！

禅师们的教学方法往往是诗意的、象征的、不



拘形式的。读者们只要试着用这诗意、象征、不拘形式的心情来欣赏本书中的禅门故事，必能沐浴在这自在、喜悦的智慧当中！

杨惠南

致
读者书



六祖坛经快读

← *Mu Lu* | 目录

总 序 / 1

致读者书 / 9

序 / 3

一、楔 子 / 11

二、辞亲、求法 / 18

三、神秀呈偈 / 26

四、传 法 / 36

五、大禹岭 / 43

六、隐 遁 / 50

七、春 归 / 59

八、风幡之争 / 67

九、不二法门 / 79

十、祝 发 / 91

十一、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/ 101